第二十九战 力量腰带

因为没有别的队友，于是两人便去聊天频道随便找了个三黑凑成一队。还没等安容与开口抢1、2号位，三黑中的一人先开麦说话了，一听声音，竟然还是个姑娘：“你俩打4、5号位吧，Saber和太平酱都是5000分选手，很厉害的。”

姑娘所说的这两个ID都是三黑中另外两人的游戏名。看样子是两个大神开小号来带妹捕鱼了，遗憾的是看不见这姑娘的天梯分，不过从雷达图来看，应该是一名专业酱油划水型选手。

高分局中女性玩家比较少，所以安容与至今为止愣是一个女玩家都没碰见过。言澈倒是说曾经匹配到过好几次姑娘，虽然也有厉害的，不过大部分都打5号位，而且有些不咋会玩的还很喜欢瞎指挥。

安容与不太想搭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自己不会打辅助位。他1、2号位固然厉害，但真要打起酱油来，恐怕还不如4000分玩家，而那些眼位、拉野、囤野的操作，更是基本不会。

可眼下已经进入比赛了，虽然想着5000分的人打4000分的局应该不会太吃力，但要是摊上他这么个臭酱油和一个似乎还要强行打大哥的专业辅助，是输是赢可就真的说不清楚了。

安容与在和言澈的私聊语音里抱怨了两句，于是在选人之前，言澈突然开口说道：“怎么办呢？我家这个小朋友不会玩辅助啊。”

言澈家的小朋友瞬间就脸红了，在夜间不算清澈的光线下，也能从分辨率一般的摄像头里看个清清楚楚。

发现他脸上突然爬上的绯红和努力压制却依旧上扬的嘴角，弹幕也是即刻炸开了锅。

【哦哟哟，容儿你这是怎么了？】

【以我多年观赏基腐漫的经验，私以为……容儿和哥哥有猫腻！】

【卧槽卧槽！！！！脑补十万字兄弟文！！！！】

【连我这个宇宙钢铁直男都感觉gay gay的】

可惜涉事主播是看不见这些场外精彩了。

没想到言澈刚说完，那姑娘立刻气势汹汹地答道：“包鸡包眼总会吧？哪儿那么多废话呢，抱紧大腿喝汤不就行了？”

安容与眉头皱了皱，显然被这句带有明显敌意的话弄得浑身难受。但先不说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拌嘴的人，更别提要和女人在公共场合吵架骂街了。

言澈大概也有点懵，他的性格一直都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别说当众嚷嚷了，就连一句“我操”都从来没有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过。

两人集体吃瘪，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回话，眼下似乎是吃定了补双酱油的哑巴亏。Ban了两个热点英雄后，姑娘又问道：“你俩都玩什么酱油？不说话就随便给你们选了啊。”

“这你妈还问个鸡巴？”安容与忍不住小声骂了一句脏话——原本他在言澈面前就极尽克制，此时大概是憋屈过头了。

“请这位主播注意素质。”没想到还是让言澈听了去，他略带笑意却又装作一本正经地调侃道。

整理好情绪的小主播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自己扮了那么久的乖宝宝形象，就这样瞬间崩塌，真是流年不利。

果然他俩谁都不想再理这自负的三黑，那三人也十分不给面子地随便选了两个时下较火的辅助：夜魔和莱恩。其他三个则是1号位斯温，中单黑鸟，3号位老牛。

能选出这个阵容，可以说运气还不错——控制足、有爆发，线上能力也不弱，有法系有物理，搭配比较全面。

对面阵容也还行，小精灵、飞机、船长、VS、大屁股，接下来便要看玩家个人的操作与配合了。

在长达三年的游戏生涯中，安容与只玩过几把莱恩，还都是当中单打的。这次却只能当5号位打，思量下，决定让言澈玩莱恩，自己使用夜魔——至少还能靠风骚游走来打肥自己。

中路黑鸟打船长，似乎勉强占上风。熬过4分钟后，夜魔开始游走。先是去下路蹲符，没想到运气还不错，拿了个隐身符，简直就是为他游中而准备的。

趁着船长走上去水刀收兵的功夫，黑鸟先将他禁锢了起来。技能结束后，夜魔立马接上了技能。黑鸟也早就找好了位置，法球跟的也很及时。残血的船长开始跑路，被移速超快的夜魔追着挠，扛了两下塔后，终于把船长带走，只是此时夜魔状态也比较残。

磕了几个补给后，他又走去优势路。看了眼斯温的装备后，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在有莱恩玩命保的情况下，5分钟竟然就刷出了一双裸鞋。

听见他这声悲愤交加的“唉”，言澈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哎，我尽力了，真的。”

安容与心里十分清楚，像言澈这样尽职尽责的人，就算使用平时很少玩的5号位，也绝对不会和大哥抢补刀。于是优势路两人就这么一个不想补，一个补不着，最终互穷。

没办法，不能指望斯温输出了，顶多也就能给个锤子。想到这里，安容与龇了龇牙——该不会连锤子都不会放吧？

不过还好那姑娘只是补刀基本功差了点，技能还是知道甩的。在他打了信号表示想要杀VS后，斯温便直接丢了个锤子过去。虽然放得早了一点点，不过好在夜魔跑得快，走上去站在能卡位的方向，边走边A。

而VS的眩晕技竟然放给了没什么战斗力的斯温，夜魔给上V，又跟了几步将其送回老家。回去河道的路上才突然想起来，斯温刚才连战吼都忘了开，还好自己晚上牛逼，才能不虚此行。

6分钟又蹲了一个加速符，简直天命。于是继续去中路找船长提款，再辗转回劣势路配合传说中的5000分老牛，一个爆炸大直接收了对面两个人头。已经被放任了几分钟的老牛，等级和经济都有点炸，所幸有这波游走，才没有一崩到底。

游戏开始后的第一个黑夜，安容与可以说是收获颇丰。游走三路，共收割六个人头。之后莱恩也懒得去管不会刷钱的斯温了，跟着夜魔闯荡天涯，竟然在包鸡包眼的情况下，20分钟就掏出了跳刀。

而斯温也不负众望的在单机半小时后，举着连击刀和疯脸出山了。中途还被游走好几次，所幸安容与生气归生气，该支援的时候也从不含糊。

从头到尾的大小团战，斯温基本上要么不在场，要么就是秒躺，输出全靠黑鸟和有意转物理的夜魔。

最后一波关键团，夜魔先带着莱恩双人开雾，抓死对面一个不能买活的大屁股。少了这个一身团队装的冲脸肉盾，对面有些溃不成军。

而斯温也在走位十分迷幻的情况下被VS先手换走，再次秒躺。见敌方四人围殴斯温之际，老牛瞅准机会放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大，黑鸟紧接着也跟上大招，直接打死了双酱油，还剩三个残血开始撤退。

夜魔开启大招，进入黑夜后仗着自己堪比2号位的装备一路穷追猛打，愣是活活挠死剩下的三个血皮，对面团灭。

拆敌方基地时，安容与这边只有斯温在读秒。兴许是有空开麦了，姑娘又得意洋洋地说道：“我说了吧，他俩5000分真的很厉害，你们躺好就行了。”

其实这把能赢得这么轻松，全靠第一个夜晚时夜魔游走打下的基础，以及之后带着莱恩各路抓的利滚利。她所说的5000分大神们，全程没支援超过三次，一人一条线站住了就开刷，被游走时则开麦狼嚎“救救救救救”。

秀翻全场的安容与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十分认真地问言澈：“哥，现在退队还来得及吗？”

言澈笑了笑，答道：“我看你打得挺好的嘛，要是不想和他们玩，第一把直接送了不是更快？”

安容与委屈巴巴：“额，怪我咯。”

没办法，只能强忍着恶心继续打第二把。

阵容敲定完后，安容与使用4号位海民，言澈则是5号位巫医。这把对面也不是原住民，中单位的操作十分了得，据安容与估计，应该有6000分左右，总之是把己方中单打得落花流水。

虽然不喜欢这三个人，但该支援的时候那两张TP绝对都不会省。尽管如此，中单在前期依然被单杀了三次，之后等级、经济则完全被压制。

而姑娘的敌法更是不用说，怎么看都是吃着1号位的资源，刷出3号位的经济，打出5号位的伤害——半小时没我，开团前先死。

任由海民如何带着巫医四处游走讨生活，中单和大哥就是无限钻野，压根儿不参团。一打信息就回：“装备太差，打不了”。也只有在前中期对面都没成型时，双酱油能尝到点甜头，之后再去游走，在没抓到人的情况下还送了几次。

最后输得也很轻松，在被团灭的情况下，对面直接一波推平。在五人读秒时，那三黑集体开麦喷了起来：“你们这双酱油还能更菜点吗？就会送，也不知道拉扯。”

那姑娘说的话更是难听：“你们这么菜当时进什么组？好好保大哥不行？真特么坑。”

一心游戏的小主播没看到此时义愤填膺的弹幕大军，有些正义人士已经在扒这无良三人组了。

【卧槽，这也有5000分？我上我也行！】

【头一次见这么菜还这么能喷的……本键盘侠甘拜下风】

【这特么瞎几把喷啊，果然最爱喷的永远都是最菜的】

【容儿从来不玩4号位都能carry，也不知道他们打DotA带不带脑子？】

言澈叹了口气，似乎正准备安慰一下安容与，然而还没开口，就听见他在这两场游戏里说的第一句话：“别他妈BB了，中路solo，不来是狗。”

姑娘声音变得更加尖利，抢先说道：“就凭你？3000分大神？装最屌？”

安容与真的生气了，从来都没和女性大声说过话的他，声音阴冷地回道：“我他妈没和你说话，哪儿那么能BB？另外两个，来不来solo？”

ID为Saber的玩家先是呵呵了两句，之后也没多说，便答应了下来。毕竟他一介5000分大神，哪里会虚一个3000分菜鸡呢？

之后扮猪吃老虎的安容与便先后挑战了这两位大腿，无一例外——半分钟压正反补，1分钟压一级，3分钟拿一血，7分钟拿下一局。

打完这两场solo赛后，天才少年这才感觉胸口顺畅多了。没想到的是，就算被完虐了，这三人的嘴上功夫丝毫不减，甚至还发私信过来继续喷，说的都是些极其难听的污言秽语。

安容与不禁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不过弹幕已经替他伸张了正义。据好事者称，已经有人将今天的事整理成茶余饭后、老少咸宜的吐槽，在码了几人的ID后，投稿给了微博上的DotA类博主。

或许高分选手炸鱼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但他的本意也并不是过来欺负原住民，再加上玩得也都不是擅长的英雄，所以一开始理亏，也并不想浪费时间吵架。不过事情发展到最后，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他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人，怎么就会变得这么面目可憎呢？

之后言澈终于找到机会安慰了他：“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

短短几句话，就把眉头紧锁的天才少年逗得笑出了声。

人生就是这样，总是有不顺心的事、不顺眼的人，如果事事都要计较，那活的也太累了。尤其像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键盘侠，就算吵赢了，又有什么用呢？反正网线一拔，谁也不认识谁，各自的生活依旧继续，彼此之间或许永远都不会再有交集。

两场比赛下来，已经是十点多。原本安容与就感觉手都没热起来，还想再打两把，但言澈考虑到他大病初愈，说什么也不肯再陪他玩了。

于是乖巧少年就这么笑嘻嘻地关掉了直播，老老实实洗澡休息去了。

原以为周日言澈依然会过来做饭的他，却被告知对方要去之前李老师推荐的公司面试，于是灵机一动的心机少年，委屈巴巴地问能不能带自己一起去。面试时自己就留在附近的商场，等面试完后再一起吃饭。

大概是觉得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怪可怜的，言澈没想太多就直接同意了。

要面试的这家公司叫ThinkTank，是李老师在国外留学期间的同窗好友回国发展后开的，主要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目前正与上大医学院合作一个医疗大数据的项目，因为双方刚刚达成协议，所以公司正在重金求人。

以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在数学系本科毕业的言澈，加上从大三开始就参与到计算机系项目的经验，自然成为了李老师眼中的最佳人选。

大概是在暑假时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从李老师告诉他这个消息后刚过了两周不到，他便和对方约好了面试。虽然之前也有一些IT公司有意签约，但给出的基本都是批发价。

言澈不是一个自负的人，但他也不至于自卑到认为自己只值一个和所有普通应届毕业生一样的待遇，因此，至今仍没有签下任意一家公司。

至于为什么这些公司都只给他这样的薪资，大概要归咎于这两年做的项目都是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商业公司进行的合作。虽然任务都不算简单，但也谈不上有技术难度。对于这些顶尖的IT公司来说，只能算是光靠人力和时间就能解决的小问题罢了。

面试约在周日上午十点。这家公司开在上大医学院附近的一栋高档写字楼里，是一家著名房地产公司修建的一整套娱乐、商业、休闲、消费地标中的一幢摩天大楼。一楼到七楼是购物消费区，八楼到三十楼则是办公楼，容纳了上百家大大小小的公司。

正常情况下，从安家到这家公司大概要四十分钟，其中还要换乘一次。不过既然是去面试，自然是早点到比较好，万一路上出个什么幺蛾子而导致迟到，就算在面试时表现得再好，也不会给HR留下一个好印象。